

山西祁县方言的时体系统



尚宛蓉*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山东威海 264209

摘要: 山西祁县方言的时体系统包括时制系统和体态系统两部分。其中时制系统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三类, 本文从这三类时制对应的时制标记入手, 对其语法意义及具体用法进行描写分析。体态系统包括动态和事态两部分, 动态包括完成体、持续体、经历体、继续体, 其中继续体又包含起始体和延续体两个次范畴; 事态包括已然态、曾然态、将然态、正然态。体态系统研究涵盖对体态标记用法、特点及“体”“态”共现现象的考察。我们通过对时制系统和体态系统发现, 祁县话的“时范畴”与“态范畴”对应关联性强, 语法标记高度重合。此外, 时制标记在表时功能的基础上还可兼表语气。

关键词: 山西方言; 祁县方言; 时制; 体态

DOI: 10.57237/j.cll.2025.02.001

The Tense-Aspect System of Qixian Dialect in Shanxi

Shang Wanrong*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The temporal-aspectual system of the Qixian dialect, a Jin Chinese variety spoken in Shanxi Province, consists of two interrelated subsystems: a tense system and an aspect system, each exhibiting distinct yet overlapping grammatical functions. The tense system is tripartite, encod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emporal references through dedicated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markers.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se tense markers, elucidating their core grammatical functions while also demonstrating their secondary role in expressing modality, particularly in evidentiality and speaker attitude. The aspect system is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dynamic and situational aspects, reflecting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event structure. The dynamic aspect comprises four primary categories: perfective (denoting completed actions), durative (indicating ongoing states), experiential (marking past experiences), and continuative (expressing sustained or initiated actions). Notably, the continuative aspect bifurcates into inceptive (onset of an action) and persistive (continuation of a state) subcategories. Meanwhile, the situational aspect encodes four distinct event perspectives: the perfect (already realized), past experiential (formerly occurred), prospective (anticipated), and progressive (currently unfolding). A key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e systematic interaction between tense and situational aspect in Qixian dialect, wherein grammatical markers frequently serve dual functions across these categories. This functional overlap suggests a tightly integrated temporal-aspectual framework, where tense distinctions often co-occur with aspectual nuances. Furthermore,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aspectual markers exhibit greater syntactic flexibility than tense markers, allowing for pragmatic extensions into modal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s in Jin dialects and offer comparative insights into the broader typology of Chinese temporal-aspectual systems.

Keywords: Shanxi Dialect; Qixian Dialect; Tense; Aspect

*通信作者: 尚宛蓉, shangwr2025@163.com

1 引言

祁县是山西省晋中市下辖县之一，北连清徐，南接武乡，西部自南向北分别与平遥县、文水县接壤，东部与榆社、太谷两县紧密相连。全域总面积约 854 平方公里，下辖 3 个城区、6 个乡镇和 1 个经济开发区。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 92）对晋语的分区，祁县方言归属晋语并州片[17]。本文主要以祁县城区话为基准，来考察祁县方言中的时体系统，并对各类时制标记、体标记、态标记进行描写分析。

自 1898 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随着汉语语法研究地持续深入，诸多学者都在助词研究领域涉及到对汉语时体标记的讨论，如吕叔湘《释景德传灯录中的“在、著”二助词》（1941）、杜铁《唐五代完成体标记“取”的范围及其时制特点》（2017）等。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学界也涌现出一批以汉语时体标记为研究对象的专论性著作，如龚千炎《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1995）[4]、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2017）[2]、陈前瑞《语法化和汉语时体研究》（2017）[1]、高翔（2020）[3]、梁银峰（2023）[7]、刘博洋（2023）[8]、张赅（2021）[16]等，这些文章不仅对近现代汉语的时体系统有了较为详尽的描写和分析，也涉及到了对时体标记用法、来源、语法化路径等深层问题的探讨，同时也为进一步考察汉语各方言的时体系统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近年来，许多语法研究者对晋语时体系统的关注度有所提升，已有研究成果涉及时体标记特点、语法功能、语法意义等多个方面，如史秀菊曾对山西方言时体系统类型进行考察[11]，且有单点调查成果《晋语孟县方言的体态系统》（2011）[10]等、邢向东《晋语时制标记及其功能特点——晋语时制范畴研究之一/二/三》（2015，2017，2020）[12-14]、尤越《太原方言时体系统研究》（2019）[15]、罗堃，王菲（2024）[9]等。但在今祁县方言的研究中，暂未有学者对时体系统展开针对性考察，故本文以祁县方言时体系统为研究对象，对其基本面貌和特点进行描写和梳理。

2 祁县方言的时制系统

根据邢向东先生的观点，晋语的时制标记可根据事件发生时间和说话时间的先后关系，分为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三个子类 [13]。祁县方言作为晋语的

一部分，其时制标记由时制助词充当，兼具表时与表语气双重功能，也可分为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三类。

2.1 过去时：来[lai⁰]、的来[tə⁰lai⁰]、来来[lai³⁵lai⁰]

过去时表示 ET（事件发生时间）在 ST（时间表达中的说话时间）之前，可称为“曾然义”[13]。也就是说，以说话人说话时间为参照点，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在该参照时间以前，则叙述改事件时要出现表示过去时的标志词。祁县方言中，可以用来表示过去时的时制助词有“来”“来来”“的来”。其具体用例如下：

状态类¹：

- (1) 俺行原来在村里来。
- (2) 我小学向²[eiã⁰]一直在东观来，就没来过祁县城行里。
- (3) 今大早下雨来。
- (4) 我记得前两天这沓还挂得兀块明星的照相来嘞³[lɛ⁰]。
- (5) 我原来可好[xu³⁵]吃胡萝卜来嘞，现在一闻见就恶心。

活动类：

- (6) 我前日去太原来/的来。
- (7) 你刚刚做甚来/的来嘞？我吃饭来/的来。
- (8) 我今大早去市场里买菜来/的来。
- (9) 跳舞来/的来。
- (10) 你妈妈寻你来来。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祁县方言中表示现在时的时制标记有“来”“的来”“来来”三种。其中“的来”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去来”。从情态类型的角度来看，表示

1 此分类标准参考自 Vendler 的情状类型划分观点，Vendler 最早将“情状”分为“状态（States）、活动（Activities）、完成（Accomplishment）、成就（Achievement）”四类。（转引自金立鑫：《试论行为类型、情状类型及其与体的关系》，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2008 年。[5]）

2 祁县方言中的“向”相当于普通话的“……的时候”是“时间”一词合音之后，声母腭化的结果。

3 “嘞”为正然态标记。

过去时的标志词在祁县方言中只能用于状态类和活动类的句子，而不能用于表示成就类和结束类情状的句子。如例句(1)(2)(3)(5)中均用“来”做过去时时制标记，表示 ET 在 ST 之前。例句(7)(8)(9)用“的来”做过去时时制标记，且“的来”也可以合音形式出现，在用法上与“的来”无差异，但从目前使用状况来看，当地人在日常交际中更多使用合音形式。

在以上例句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首先，祁县方言虽然用“来来”做过去时标记，但使用非常受限，一般可在表从别处到说话人所在处的趋向性动词短语后使用，如“来山西旅游来来”“回山西老家来来”“到咱行寻/唤你来来”结尾的“来来”均表过去。相比之下“的来”和“来”的使用范围更广，不仅可用在表从说话人所在处到别处的趋向性动词短语后，如“出外头来/的来”等；还可跟在其他动作动词后表过去，如“打架来/的来”不能说“打架来来”；“耍游戏来/的来”不能说“耍游戏来来”。其次，“来”比“的来”的使用范围更广，一般表现主体所处的状态或描述客观自然现象的句子中只能用“来”，不能用“的来”；而如果是表示主体所发出的动作行为的句子，则既可以用“来”也可以用“的来”表示过去时。以例句(6)为例，若将谓语动词由“去”改为“在”则只能用“来”，不能用“的来”。

此外，从功能上来看，“来”在做时标记的基础上，还进一步虚化出了表祈使语气的用法，如“吃完饭写作业来。”表明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在吃完饭后去写作业，此时“来”表祈使，而不表曾然。这也印证了邢向东（2015）提到的晋语中表时是助词“来”的基本功能，而语气功能是在表时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语法化、主观化的演变结果 [12]。

2.2 现在时：了[lei⁰]、嘞[lə⁰]

现在时的特点是 ET 与 ST 相重叠（但存在 RT 与 ST 不一致的情况）[13]，即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但此时句子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参照时间点 RT，且出现 ET=ST≠RT 的现象。但在普通话中，并无法通过语音等外在形式直接判定 ET(ST)与 RT 之间的相对关系，因为其在表示事件变化方面仅有“了₂”一种形式，而想进一步区分该事件变化已经发生还是正在发生只能依靠“正在、已经”等时间副词。

与普通话不同，祁县方言同晋语其他方言一样，可通过句末助词的形式差异判定 ET 与 RT 之间的先后关系，并据此将现在时细分为“已然”和“正然”两

类。其中“已然”表示在参照时间点时，句子所陈述的事件已经发生或新情况已经出现，即 ET 早于 RT。“正然”表示在参照时间点时，句子所陈述的事件正在发生。

2.2.1 表已然：了[lei⁰]

祁县方言中表已然的现在时所对应的标记词是“了[lei⁰]”，用在句末，表示事件已然出现变化，有成句的作用。例如：

结束类：

(11) 我回到时向[cia⁰]（我回到家的时候），他到写完作业了。

(12) 我吃完饭了。

状态类：

(13) 春气了（春天了）。

(14) 我磕破的地方好了。

(15) 咱们也都老了。

成就类：

(16) 我早就学会炒这道菜了。

(17) 我和他说过。

活动类：

(18) 哥哥去太原上学去了。

(19) 婆婆旅游去了。

祁县方言中表示已然的现在时标记可以用于结束、状态、成就和活动四种情状类型，这与邢向东先生的观点相印证，为“晋语句末的‘了’语法化程度很高，是运用范围很广的时制标记”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明。从以上例句中可以看出，在表已然的句子中助词“了”常同“做完”“说过”“学会”等表示已经完成动词搭配。其中除(11)(15)之外，剩下的例句中说话时间就是默认的参照时间，而(11)的参照时间 RT 要早于说话时间 ST，而“他写完作业”这一事件在 RT 时已经完成，故也可使用“了”作为标记。而句(15)的参照时间晚于说话时间，“老”这样一个状态在参照时间已经生成，故也属于表已然的现在时。

助词“了”除表已然，具有时意义外，还可表陈述，发挥表语气功能，如以例句(13)为代表的名词谓语句中“嘞”既表已然，表明“春天已经到了”的状态，也表陈述，是对“现在是春天”的状态陈述。而在谓语由形容词充当，且不体现变化仅表示性状时，句尾的“了”表语气的功能更突显，如“宰饭太满了”中“了”更侧重陈述“饭满”这一状态。

2.2.2 表正然：嘞[ɭə⁰]

祁县方言中表正然的现在时所对应的标记词是“嘞[ɭə⁰]”，用在句末，表示事件或事物正在变化，有成句的作用。具体用例如下：

活动类：

- (20) 他正吃饭嘞。
 (21) 兀家正写作业嘞，咱们等该在寻他的去吧。
 (22) 我到唠他行时向[ciã⁰]，他正和他弟弟打架嘞。
 (23) 明天下午三点，我正上课嘞，没办法去。

状态类：

- (24) 外头下得正大嘞。
 (25) 祁县北面面有条国道嘞。

以上五句话均是表正然意义的现在时，其中(20)和(21)中参照时间就是说话时，而(22)(23)(24)的参照时间与说话时不一致，(22)(23)句中 RT 早于 ST，(24)中 RT 晚于 ST，但这几句话的共性就在于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且从参照时间点来看，该事件正在发生，故表正然。从情状类型的角度来看，“嘞”不如“了”使用广泛，只能用于活动类和状态类，而不能用于成就类和结束类。

当然，在祁县方言中“嘞”不仅可表示事件正在发生，还可兼表陈述或疑问语气，如“雨下的大嘞”中“嘞”既是表正然的时制标记，又兼表陈述。此外，在有的句中“嘞”表语气的功能往往更显著，如“怎恁衣裳烂了嘞？”中“了”为正然现在时标记，“嘞”仅承担表疑问语气功能。

2.3 将来时：也[ia⁰]、的也[tia⁰]

将来时指事件发生的事件(ET)在说话时间(ST)之后，在祁县方言中“将来时”的标记词有“也”和“的也”的合音形式[tia⁰]。其具体用例如下：

活动类：

- (26) 大学毕业唠，咱也考研究生也/的也。
 (27) 他到俺行向[ciã⁰]嘞，我正出门子也/的也。
 (28) 到点了，我上学的也。
 (29) 出国耍的也。
 (30) 明天大早去市里开会的也。
 (31) 再过两天，就放假也。

状态类：

- (32) 马上就入伏也。

- (33) 没觉就半年也。

成就类：

- (34) 这梭树儿快死也。

- (35) 快回到也/的也。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将来时标记可以用于三种情态类型：活动类、状态类和成就类。其中少数情况下，“也”与“的也”可以互换，但更多情况下“也”与“的也”的分布各有限制，不能随意替换，如状态类的将来时只能用标志词“也”，而不能用“的也”，而例句(28)-(30)则只能用“的也”不能用“也”。由此，可以归纳出，若一个句子着重展现的是事物的状态，那一般使用“也”；若一个句子着重展现的是主体的动作行为，那一般都用“的也”。

助词“也”除了表示将来这一时间意义外，还表感叹或疑问语气。如“吓死块人也！”这里的“也”更多传达一种感叹、惊叹语气；又如“咋办也？”这句话表明办法还未想到，所以“也”可以看做是将来时标记，但同时也向听话人传递一种疑问语气。

祁县方言的时制系统一共分为三类，分别对应不同的标志词，如表1所示。

从分布位置来看，上面所提及的三类时制标志都分布在句尾，表示事件、事物所处的状态。

从情状类型来看，不同的时制标记出现的范围不同，其中表示已然状态的现在时标记“了”，适用范围最广，可用于活动、状态、成就、结束等四种情状，表明其在祁县方言中相较于其他时制标志词而言虚化程度更高。

从功能来看，“来、了、嘞、也”都是时制助词，在句中除了有表时功能外，“来”进一步虚化出了表祈使的语气功能，如“嘹嘹把碗儿洗唠来(快点把碗洗了)”中“来”只表祈使，不表曾然。“了、嘞、也”则在表时的同时兼有表陈述、疑问、感叹、祈使等语气的功能，如“下雨嘞”中“嘞”既可看作时标记，也可看作陈述语气标记。由此，可看出在祁县话中“来”的虚化程度要低于“了、嘞、也”。若一句话的句尾出现两个时制助词，则功能表现与位置分布相呼应，靠前的主要承担表时功能，靠后的则主要用来传达语气，如“做甚也嘞”中“也”表将来，表明做什么这个事件在说话时还未发生，“嘞”则向听话人传递疑问语气。

表 1 祁县方言时制系统一览表

时制标记	对应时制	语法意义	情状类型分布
了[lei ⁰]	表已然现在时	ET=ST 且 ET 早于 RT (ST 与 RT 可同可异)	活动、状态、成就、结束
也[ia ⁰]、的也[tia ⁰]	将来时	ET 晚于 ST	活动、状态、成就
嘞[lə ⁰]	表正然的现在时	ET=ST 且 ET 伴随 RT (ST 与 RT 可同可异)	活动、状态
来[lai ⁰]、的来[tə ⁰ lai ⁰]、来来[lai ³³ lai ⁰]	过去时	ET 早于 ST	活动、状态

3 祁县方言的体态系统

体态与时制虽然语法意义不同，但因其都是与时间相关的语法范畴，所以在祁县方言中二者在表现形式和具体使用上有所交叉。如上文所提到将“现在时”划分为“已然”和“正然”，这其实对应的就是体态范畴中的“已然态”和“正然态”。

这一部分主要从“动态”和“事态”两个角度来分别对祁县方言的“体范畴”和“态范畴”进行考察，其中涉及到的相关理论和类型划分标准主要参考自李小凡先生的《现代汉语体貌系统新探》(2004) [6]。

3.1 动态“体”范畴

“动态”与表示动作、行为、变化过程的谓词相关，主要对应于英语中“体”这一语法范畴。对于“汉语”这样一种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来说，其表示“体范畴”的主要手段是在谓语动词后添加表动作完成或持续等变化状态的助词，如普通话的“了 1”便是现代汉语中典型的体标记，附着在谓语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实现。

祁县方言中共包括完成体、持续体、经历体、继续体这四大动态类型，其中继续体又可以再划分为“起始体”和“延续体”两大次范畴。不同的“动态”分别有不同的助词与之对应。

3.1.1 完成体：嘞[lau⁰]、下[xa³⁵]

“完成体”表示动作、行为、变化在参照时间已经完成[6]。虽然李小凡先生对于“完成体”还进行了次范畴的划分，将其分为“完毕体”和“生成体”，但在祁县方言中这两个次范畴在形式和语法标记上无法进行区分，故这里讨论“完成体”这一较大的“体范畴”。

祁县方言中“完成体”主要对应三种体标记，分别是“嘞”“上”“下”，其中“嘞”在用法上与普通话的“了 1”对应，是祁县方言中分布范围最广的完成体标记，可以附加在大多数表动作、行为、变化且在参照时间点

已经完成的谓词之后。其具体用例如下：

A. 动词+嘞：

(36) 买嘞双[ts^hu³³]新鞋。

(37) 吃嘞饭再去。

(38) 肚儿饿嘞就先吃吧。

(39) 等嘞两块小时了，也没等见。

(40) 雨下嘞一夜。

B. 形容词+嘞：

(41) 这霎霎日子过得舒服嘞些了⁴，不像兀时候甚也买不起。

(42) 再不吃，等得放得烂嘞嘞⁵？

(43) 病刚好嘞些，又混世界刮得了⁶。（病刚好了一点，又到处去玩了。）

(44) 吃饱嘞就去床上躺躺的吧。

首先，从例句(41) (42) (43)中可以看出“嘞”作为“体标记”一般直接附着在谓词之后，而时制标记（态标记）在句尾出现，具有成句作用。其次，例句(38) (44)虽然在结构形式上与其他句子一致，但从意义层面来看，这两个句子中的体标记“嘞”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如果）……的话”，带有一定的假设意味。

祁县方言中“完成体”的体标记除了“嘞”之外，还有“下”，其使用频率较比“嘞”低，使用范围有限，但基本上与“嘞”属于互补分布，即二者不能随意替换。如：

(45) 晌午吃甚嘞？我蒸下大米了。（中午吃什么？我蒸了大米。）

(46) 鸡儿下下蛋了⁷，你去出的去捏回来的去。（鸡下蛋了，你去捡回来。）

(47) 又不知道给人家人出下甚办法了[lei⁰]⁸嘞[lə⁰]⁹。（又不知道给别人出了什么坏主意。）

4 这里的“了[lei⁰]”是表示已然意义的现在时标记。

5 这里的“嘞[lə⁰]”表疑问语气。

6 这里的“了[lei⁰]”是表示已然意义的现在时标记。

7 这里的“了[lei⁰]”表已然的现在时标记。

8 这里的“了[lei⁰]”是表已然的现在时标记。

9 这里的“嘞[lə⁰]”表推测语气。

- (48) 咱也不知道人家搭搁勾搭下谁了 [lei⁰]¹⁰ 嘞 [lɔ⁰]¹¹, 反正人家宰摊子小商店是开起来了 [lei⁰]¹²。

从上面的例句中, 首先可以看出“下”在句子中可以做完成体标记, 用法上相当于“唠”, 说明“下”在祁县方言中已经有所虚化, 但其虚化程度远没有“唠”高,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下”仍以动词或方位词出现。以句(47)为例, 这句话中前一个“下”是动词, 具有实在性意义, 而后一个“下”虽然与前者在读音字形上完全一致, 但基本不具备实在性意义, 仅表示动作“下”的完成状态。其次, 作为完成体标记的“下”[xa⁰]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常常会发生声母脱落现象, 读为[a⁰]。值得注意的是, 已经虚化了的“下”除了可做完成体标记之外, 还有其他虚化用法, 如: “一搭一起相跟下[xa⁰]走吧”, 这里的“下”还可替换为“上”或省声为[a⁰]。

3.1.2 持续体: 的[tɔ⁰]

持续体表示某种状态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包括“静态持续体”“完成持续体”和“动态持续体”三个次范畴。祁县方言中表示持续体的标志是“的”。具体用例如下:

A. 静态持续体:

- (49) 碗儿行里[xei³³]放的块馍馍嘞, 你要饿唠¹³就先吃垫叭该。

- (50) 他觉的嘞。

B. 完成持续体:

- (51) 他在门口坐的歇凉凉。

- (52) 她今日穿的块红裙裙。

C. 动态持续体:

- (53) 外头正下的雨嘞。

- (54) 锅儿行里[xei³³]熬的米汤嘞。

- (55) 广场上正表演的节目嘞。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祁县话中表示持续体的标志只有一个“的[tɔ⁰”¹⁴, 但在静态持续体和动态持

续体的体标志之后, 一般要在句尾加一个表示正然的现在时标记“嘞”, 而完成持续体后一般不加“嘞”。

3.1.3 经历体: 过[ku⁰]

经历体指以前曾经完成过某种动作、行为, 或发生过某种变化 [6]。祁县方言中的经历体标志为“过”[ku⁰], 通过将“过”附加在动词之上表示在说话时间点之前曾经经历过该动作或状态, 现在已经改状态和行为动作已经发生了改变。具体用例如下:

- (56) 他上过大学。

- (57) 他开过超市。

- (58) 我听说过这块人的事。

- (59) 今年夏天, 我还没吃过雪糕了。

- (60) 她就红过一两年。

- (61) 这块夏天就没热过几天。

祁县方言中的经历体较好判断, 与普通话的表现形式基本一致, 均使用标记“过”。

3.1.4 继续体

继续体指动作、行为、变化的过程将继续下去[6]。类似于英语中的“完成进行时”, 但在汉语中“继续体”又可以分为“起始体”和“延续体”两大次范畴, 因为祁县方言中这两大次范畴对应的体标记完全不同, 故这里分别进行描写和探讨。

A. 起始体: 起[tɕ^hie²¹³]、开[k^hei³³]

起始体表示动作、行为、变化已经开始并且将继续下去。其对应的体标记是“起”和“开”。具体用例如下:

- (62) 随便捏了本书就坐的兀沓看起。

- (63) 脸一忽就红起。

- (64) 宰娃娃半夜嘞就烧起, 现在也没退下的。

- (65) 好好底就从床上爬起跳打。

- (66) 兀家已经在兀头摸开麻将了, 你不用寻他了。

- (67) 人家到上开课了, 你刚觉来了。

- (68) 本来今日应该上班开了, 结果又歇了。

- (69) 第二块节目也早就表演开了, 你刚进来了。

上面例句中(62)-(65)用“起”作为起始体标记, 而(66)-(69)用“开”作为起始体标记。用“开”做体标记时句末一般会出现表示已然现在时标记。这里“起”“开”虽然已经从实词虚化为体态标记, 但相较于“唠”“的”这类助词, 其虚化程度较低, 仍能从中看出其原有的实在意义, 处于“半虚化”状态, 可以视作一个“起始体准标记”。如“起”有“起来”的意思, “开”这里应该也相

10 这里的“了[lei⁰]”是表已然现在时标记。

11 这里的“嘞[lɔ⁰]”表推测语气。

12 这里的“了[lei⁰]”表已然现在时标记。

13 这里的“唠”是带有假设意味的完成体标记。

14 “的”的本字应是“着”。从语音方面看, “着”在今祁县话中读[tɔ⁰]符合“古无舌上音”的规律; 从语法功能看, 祁县方言体标记“的”的用法与普通话的“着”完全一致。但考虑到晋语其他方言体标记相关研究的记录习惯, 此处将其记为“的”。

当于普通话中的“起来”，因为普通话的“起来”对应到祁县话中读为“起开”。

B. 延续体：下的[xa³⁵tə⁰]

延续体表示动作、行为、变化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并将继续下去。其对应的体标记为半虚化的合成趋向动词“下的”，对应普通话的“下去”。其具体用例如下：

- (70) 我就一直等下的，直到他回我消息。
 (71) 他要就这样一天天这恁鬼混下的，迟早有一天他爸爸能知道唠。
 (72) 你就让这些垃圾堆下的、臭下的呀？
 (73) 就让娃娃烧下的呀？赶紧去医院。
 (74) 咱们好好过下的，不行？因为甚这恁想不开。

从上面的用例可以看出“下的”在做延续体的体标记时，一般在主语后面会出现副词“就”。在祁县方言中持续体如果用在疑问句之中，那么这个持续体标志所对应的动作状态通常是令说话人不满意的，如例句(72)中“垃圾堆下的、臭下的”，(73)中的“让娃娃烧下的”都属于这种行为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例句(74)虽然也用来“下的”也是半虚化的合成趋向动词，但它在这里表示的动作行为还未产生，更谈不上“已持续了一段时间”，所以延续体的体标志是“下的”，但半虚化的合成趋向动词“下的”不一定充当延续体体标志。

3.2 事态“态”范畴

李小凡先生在他的《现代汉语体貌系统新探》中对“动态”和“事态”进行了根本上的区分。如上文所述，“动态”针对的是谓语动词情状，对应“体范畴”，而“事态”反映的是句子所表述的事件发生、存在、变化的状况 [6]。“事态”关注对象不是“谓词”，而是整个句子，其对应的语法范畴称为“态范畴”，与“体范畴”一样，“态范畴”也有其对应的“态标记”。祁县方言中的“事态”包括“已然态”“曾然态”“将然态”和“正然态”四类，与时制标记重合度较高，同样由助词充当，位于句尾。

3.2.1 已然态：了[lei⁰]

在上文已经提到现在时分两类，其中一类表示“已然”，其对应的“时标记”是“了[lei⁰]”。“表已然的现在时”属于“时范畴”，但在“态范畴”之中有一与之联系紧密，存在相同相对时间关系的语法范畴，称为“已然态”。虽然二者分属于两大不同的语法范畴，但在标记表现形式上存在重合现象，即二者都使用“了[lei⁰]”作为语法标记。具体用例如下：

- (75) 他告唠老师了。
 (76) 我早就在这沓等上你们了。
 (77) 你寻见兀家们了没嘞？寻见了。/没啦。

首先，单纯看上面的例句这里的“了”即可以当做“表已然的现在时”这一时范畴理解，也可以当做“已然态”这一态范畴来理解。事实上，所谓“时”“态”反映的都是事件与参照时间之间的相对关系，因而“已然”表现的意义是固定的，但从不同的出发点出发，则既可以将其视作“时范畴”中的一个小类，又可以当做“态范畴”理解。其次，如果当“已然态”标志放在疑问句中时，其对应的肯定回答仍然采用已然态标记“了”，而否定回答都可统一使用“没啦”，此时“已然态”标记不出现。第三，已然态组合型较强，可以和祁县方言中存在的各类“体范畴”组合使用，关于这一点在下面的部分进行详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3.2.2 正然态：嘞[lə⁰]

“正然态”对应于“时范畴”中的“表正然的现在时”，二者反应的相对时间概念也具有重合性，即均表示事件在参照时间点正在进行。具体用例如下：

- (78) 南方正发大水嘞，你现在去做甚。
 (79) 我正上班的嘞，突然就开始地震。
 (80) 你在图书馆嘞¹⁵不嘞¹⁶？在嘞。/不在。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已看出当“正然态”出现在疑问句中时，其肯定回答中会出现正然态标记“嘞”，但否定回答不同于“已然态”可直接用“没啦”进行回复，“正然态”疑问句的否定回答一般是否定词“不”加问句中的“谓词”。

3.2.3 曾然态：来[lai⁰]、的来[tə⁰lai⁰]、来来[lai³³lai⁰]

邢向东在其《晋语的时制标记及其功能与特点——晋语时制范畴研究之三》中提到“过去时表曾然义”[12]。所谓曾然，指事件发生时间在参照时间之前这样一种相对时间关系。“过去时”与“曾然态”二者所具有的实质意义所指，既反映的相对时间关系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定义角度的差异。二者的标记词也是共用的。祁县方言中，曾然态的标志词有“来、的来、来来”。例句如下：

- (81) 上块月，去青岛耍的来。

15 这里的“嘞”为“正然态”标记。

16 这里的“嘞”表疑问语气。

- (82) 鸡蛋无两天便宜来呀，这两天咱涨唠价了嘞。
- (83) 他和你说她之前的兀些事来没？说来。/没啦。

关于“来”“的来”的分布情况比较，在参见上文“过去时”部分的相关叙述，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若曾然态出现在疑问句中时，其肯定回答中会再现问句中出現过的曾然太标记，若否定，则可直接回答“没啦”，与已然态在疑问句中的表现情况基本一致。

3.2.4 将然态：也[jia⁰]、的也[tia⁰]

“将然态”这一“态范畴”，对应“时范畴”中的将来时，二者反应的相对时间关系都是事件发生时间要晚于参照时间点，其标志词一致，均为“也”“的也[tia⁰]”。其具体用例如下：

- (84) 俺们出发去甘肃也。
- (85) 兀家们吃饭的也，咱们甚时候去？
- (86) 你们吃饭的也不了？吃的也。/不嘞。

从上面例句中可以看出当将然态出现在疑问句中时，其对应的肯定回答中，会再现问句中出現过的“将然态”标记词，若肯定回答则直接用“不嘞”，意为“还不”。“嘞”是正然态标记词，这里表示参照时间（此时的参

照时间可以与说话时间一致，也可以不同）时，正处于“不……”的状态。

综上可以看出祁县方言中的“态范畴”与“时范畴”具有高度对应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定义和出发的角度不同，表示的语法意义不同，但由于其均处于同一时间系统之内，且对应的“时”与“体”之间反应的相对时间关系高度吻合，故体现在语法形式上表现出高度的重合性。

3.3 体标记与态标记的共现

正如李小凡在《现代汉语体貌系统新探》中说：“动态和事态不仅可以单独表示体貌，还可以组合在一起表示体貌。[6]”动态的组合与动态和事态之间的组合可以分为交融、相容和包容三类。

祁县方言中以动态和事态的组合共现最为典型，即祁县方言里一句话中通常可同时包含体标记和态标记，二者分别表示谓词和整个句子的行为状态。具体共现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祁县方言“体”“态”共现情况表

编号	共现类型	例句
1	完成体（唠、下）+已然态（了）	(87) 我吃唠饭了。 (88) 洗涮唠衣裳了。 (89) 熬下米汤了。
2	完成体（唠、下）+曾然态（来、的来）	(90) 夜来订唠块私家车回来唠来。 (91) 夜来买下面来没了？
3	完成体（唠、下）+将然态（也、的也）	(92) 打唠碗也/的也。 (93) 订下票旅游的也。
4	*完成体（唠、下）+正然态（嘞）	—
5	持续体（的）+已然态（了）	(94) 走的走的跌的兀了。 (95) 吃的吃的卡咽了。
6	持续体（的）+曾然态（来、来了）	(96) 我原先一直在村里住的来。 (97) 你怎恁来唠来了？走的来唠来。
7	持续体（的）+将然态（的也、也）	(98) 背的书包上学的也。 (99) 扛的行李箱走也。
8	持续体（的）+正然态（嘞）	(100) 外头正下大雨的嘞。 (101) 门口正修路儿的嘞。 (102) 外头下的雨正大嘞。
9	延续体（下的）+已然态（了）	(103) 捏的鼻子把药给灌下的了。 (104) 幸病耽误下的就治不好了。
10	延续体（下的）+将然态（也）	(105) 幸活计我还是继续做下的也。
11	延续体（下的）+曾然态（来）	(106) 这学他一直上下的来没嘞？
12	延续体（下的）+正然态（嘞）	(107) 我还打算把铺子继续开下的嘞。
13	起始体（开、起）+已然态（了）	(108) 他又吃开烟了。 (109) 水龙头夜来黑间就冻起了。
14	*起始体（开）+曾然态（来、的来）	—
15	*起始体（开）+将然态（也、的也）	—

编号	共现类型	例句
16	*起始体（开）+正然态（嘞）	—
17	经历体（过）+已然态（了）	(110)已经叫骗过好几回了。
18	*经历体（过）+曾然态（来、的来、来来）	—
19	*经历体（过）+将然态（也、的也）	—
20	经历体（过）+正然态（嘞）	(111)今日还没喝过水嘞。

从上表可以看出，“体标记”与“态标记”理想化的共现情况应有 20 种，但在祁县方言的实际运用中只有 14 种共现组合。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共现组合又可以分为两类：体态标记连续共现和非连续共现两类。其中例句(90) (96) (100) (101)以及第 9 类中的全部例句都属于体态标记连续共现的类型。从出现频率来看，非连续共现的情况要多于连续共现情况，一个体态共现类型中可以同时出现连续和非连续两种情况，但也有例外，如第九类延续体与已然态共现时，体态标记必须连续出现。

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有：

- A. 表中第 5 类持续体与已然态共现时，存在一种固定结构，即“V1 的 V1 的 V2 了”，此结构中两个“的”都是表持续的体标记，“了”为已然态标记。该结构所表示的意义为 V1 正在进行过程突然出现 V2 这一新情况。如例句(94)和(95)。
- B. 一个句子中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有一个体标记和一个态标记共现，但也存在多个体、态标记共现的情况。如例句(97)中“走的来 1 唠来 2。”（走着来了的。）其中“的”相当于普通话的“着”，属于持续体标记，“来 1”为动词，“唠”为完成体体标记，“来 2”为曾然态标记。因而这一句话中包括两个体标记和一个态标记。
- C. 体态标记共现的连续与非连续两种情况有时可以相互转化。如例句(100)和(102)所表达的意义均为外面正在下大雨，都运用了相同的体态标记，而句(100)中体态标记连续出现，而(102)中非连续共现。从中也可以看出，态标记一般在句子末尾出现，而体标记既可以紧密附加在所关联的谓词之后，有时也可以放在句子末尾的态标记之前，而不必紧连着谓词。
- D. 表中第 20 类经历体和正然态共现时，一般出现在否定句中，即表示行为、动作的动词前需要收否定副词“没”的修饰。

4 结语

从前文可看出，祁县方言的时体系统较为完备，

其中时制系统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已然、正然）、将来时。体态系统包括：完成体、持续体、延续体、起始体、经历体、已然态、曾然态、将然态和正然态。时体系统中各类标记均由助词充当，其中时标记与态标记重合度高，存在较强的对应性和关联性，而体标记与态标记在实际应用中共现度高，可分为连续共现与非连续共现两类，后者出现频率高于前者，且有时两种情况可相互转化。

从功能角度看，祁县话的时制标记通常处在句尾，兼有成句，表示时间，传达陈述、疑问、感叹、祈使等语气的功能，这也呼应了邢向东（2020）所提“汉语句尾是表达语气的优先位置，而晋语的时制标记恰好出现在句尾，因而部分标记往往能将时制、语气功能相结合”[13]。其在句中具体发挥哪种功能可从两方面判断：一方面，若句尾仅出现一个时制助词，且为“了、嘞、也”中任意一个时，该助词兼有表示时间与语气的双重功能；若出现的是“来”，则既有可能单纯表曾然，也可能单纯表祈使。另一方面，若句尾同时出现两个时制助词，其功能表现与位置分布密切相关：靠前的助词通常用于表时，作时制标记；靠后的助词则主要承担语气功能。

参考文献

- [1] 陈前瑞. 语法化与汉语时体研究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
- [2] 戴耀晶.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3] 高翔. 现代汉语时体标记的浮现与变异 [D]. 南京: 南京大学, 2020.
- [4] 龚千炎. 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5] 金立鑫. 试论行为类型、情状类型及其与体的关系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8(4): 1-9.
- [6] 李小凡. 现代汉语体貌系统新探[C]//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一).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55.

- [7] 梁银峰. 汉语时体标记“了”“着”的语义演变方向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23, (02): 12-21.
- [8] 刘博洋. 从地理类型学角度分析汉语方言短时体结构的语法特征[J]. 语言科学, 2023, 22 (02): 148-163.
<https://doi.org/10.7509/j.linsci.202108.034598>
- [9] 罗堃, 王菲. 西北五省区汉语方言时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甘肃高师学报, 2024, 29 (06): 37-42.
- [10] 史秀菊. 晋语孟县方言的时制系统 [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2): 108-110.
- [11] 史秀菊. 山西方言语法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01.
- [12] 邢向东. 论晋语时制标记的语气功能——晋语时制范畴研究之一 [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9 (04): 92-102.
- [13] 邢向东. 晋语的时制标记及其功能与特点——晋语时制范畴研究之三 [J]. 方言, 2020(1): 5-19.
- [14] 邢向东. 晋语和西部官话中表短时貌的语法手段[J]. 中国语文, 2021, (04): 441-455+511.
- [15] 尤越. 太原方言时体系统研究 [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21.
- [16] 张赫. 后期近代汉语事态助词“来”的功能及演变 [J]. 中国语文, 2021, (06): 643-658+766.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语言地图集 汉语方言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